

劉培與海上游擊戰

南開大學陳敬堂博士

提要：劉培（1922-2002年）在香港九龍城出世，日軍攻港時負責編組護航隊，經過三年多的連場血戰和艱苦經營，護航隊擴充為護航大隊，控制了大鵬灣和大亞灣海域，消滅了海匪及多次打擊日軍。劉培以小學程度參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最後任職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和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本文主要介紹劉培海戰的經歷，以探索東江縱隊海上游擊戰的特色，和一個普通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難，成為一個對國家民族作出貢獻的英雄。

二、前言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單想征服我國、侵佔我國領土、掠奪我國資源，還想滅絕我們中華民族。日軍違犯國際法，肆意屠殺我國非戰鬥人員，無論是已經放下武器的軍人，或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都遭受慘無人道的屠殺。比野獸還兇殘的日軍，除了惡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之外，在華北、華中抗日根據地推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地帶來鞏固其佔領區。日本已經不是利用軍事手段來達到其政治目的，而是企圖用武力來滅絕中華民族。所以這場仗如果打輸了，中國便亡國滅種。南京大屠殺教訓了我國軍民，只有拼死抵抗，才有生存的機會！於是，為了保家衛國，打敗兇殘的日本侵略者，無分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學兵，都投入了各條戰線，不論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對抵抗敵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過某些“歷史學人”，沒有客觀認真地研究八年抗戰史，藐視敵後戰場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胡亂批評游擊隊沒有打硬仗，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戰鬥，沒有什麼戰功可言。這不單只侮辱了為保衛國家民族而犧牲的游擊戰士，同時也侮辱了八年抗戰期間所有在淪陷區堅持抗戰的同胞。因為沒有敵佔區人民群眾不怕犧牲、無私奉獻的支持，游擊隊怎能在敵後生存？如果不是軍民合一，在日偽大軍多次反覆掃蕩下，游擊隊怎樣隱藏？日偽搜捕游擊隊時，對許多老百姓施以毒打和各種酷刑迫供，要脅供出游擊隊員的下落，人民群眾打死也不肯透露半點消息，犧牲自己也不肯出賣游擊隊。日本對抗日根據地人民實施殘酷的三光政策，都不能根除游擊隊。淪陷區同胞支持游擊隊的意義，並非僅是表現了偉大的愛國情操，而是所有敵後人民參加的對敵人全面作戰的嚴肅鬥爭，是誓把敵人驅逐出國土的戰爭，是抗戰必勝的信念戰爭。換言之，侮辱游擊隊，就是侮辱所有支持游擊隊的淪陷區人民！游擊戰爭就是全民抗戰的重要部分。

敵後游擊戰場不是一萬幾千人對強敵的騷擾攻擊，而是數以百萬計淪陷區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反擊日本法西斯的神聖抗戰。抗戰勝利時，除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外，全國各地的游擊隊尚有五十多萬。換言之，所有淪陷區的同胞都不甘心當日本法西斯的奴隸，他們都在中共的領導下或自發地組織游擊隊，打擊敵人。北起白山黑水，南至椰林海嶼，所有淪陷區都是游擊隊馳騁的敵後戰場。稍有國家民族感情的人，都能體會敵後游擊戰就是全民抗戰的意義。

因應地理條件，各抗日根據地的游擊戰有不同的模式，有平原游擊戰、鐵道游擊戰，也有海上游擊戰。香港及其鄰近海域便是海上游擊戰的其中一個主戰場。

惠州寶安抗日根據地位於大亞灣海濱，站在傳統的兵法而言，是背水為陣、九死一生的絕地。敵人一進攻，便被趕下海。不過海員出身的游擊隊領導曾生認識到海洋的價值，採取與項羽“破釜沉舟”相反的戰略，動員下海，籌組武裝船隊，從海上打擊敵人，開闢了海上游擊戰戰場；配合陸上游擊戰，不但在抗戰期間屢挫日偽海軍和運輸船隻，而且為新中國海軍培養了一批優秀幹部。

日軍攻佔香港前，曾生已在沿海建立了交通運輸系統，從香港運送物資和人員支援游擊隊作戰。香港淪陷後，曾生指揮游擊隊挺進港九，組織香港群眾作戰。為建立抗日根據地至香港新界西貢半島間的海上交通，和搶救香港逃避日軍追捕的文化界人士和國際友人，曾生指派劉培把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改編為護航隊，負起此艱鉅任務。劉培率領所部經過連場血戰和三年多的艱苦經營，把護航隊擴充為獨立中隊，繼而成立護航大隊，將大鵬灣和大亞灣海域開闢為海上游擊戰場。在漁民群眾的支持下，消滅了為患該區的海匪，多次沉重打擊日偽海軍和截斷其近岸海上運輸航線。護航大隊不僅是一支海上武裝力量，除了海戰和運輸外，更發揮遠程奔襲的作用，支援陸上戰鬥。新中國成立後，劉培參加了建設海軍的工作，作出重大貢獻！

劉培在香港九龍城出世，一生經歷了國家民族最艱難的歲月。他以小學程度參加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從一個未受過軍事訓練的少年，經過不斷學習和戰場嚴格的磨練，成長為一個勇敢戰士，繼而成為一個勇謀兼備的指戰員，最後任職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和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劉培在海戰和陸戰都有很輝煌的戰績，本文焦點在介紹其海戰的經歷，以探索東江縱隊海上游擊戰的特色，和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如何克服艱辛困難，成為一個對國家民族做出貢獻的英雄！

二、劉培簡傳

劉培原名劉添，因體形較肥胖而得名（客家話中“肥”、“培”同音），1922年農曆5月15日出生於香港九龍城舊街市敦仔下。母親紅磡人，在宋王台種菜為生。父親少時被賣豬仔到香港，後得叔父收留，買賣故衣，薄有積蓄後，娶妻生

下五名子女，劉培排行第三。因當時 生條件欠佳，只有劉培與長兄劉振邦（劉福友） 姊劉渾（劉桂清）等三人存活。長兄三十年代就讀省立第一中學校（現廣州廣雅中學）時，因參加進步學潮活動，被陳濟棠所殺；姐姐是香港惠青會會員，1939 年參加“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從香港回內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是村裡最早的黨員之一。

劉培少年時期先後在香港“潘墨香學校”和“文化學校”讀書。這時香港愛國思潮澎湃，劉培一方面受到潘墨香學校老師王卓如的影響，也深受其兄、姊兩人的啟發。當他們到卜公花園遊玩時，公園大門掛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字牌，令他們非常憤怒。九一八事變後，劉培的大哥劉振邦帶同他們兩姊弟參加抵制日貨運動、宣傳抗日、籌款支持馬占山的東北義勇軍等等活動。一二八淞滬抗戰，劉振邦又帶同劉培參加抗日運動，反對售賣日貨。香港警察出動干涉，反被強大的愛國學生隊伍趕走。劉培在長兄和大姊愛國熱情的薰陶下，開始步上革命之路。¹

1935 年劉培 13 歲時，長兄劉振邦遇害。1936 年，因祖母希望回鄉終老，14 歲的劉培與繼母陪同祖母自香港返回故鄉惠陽，大姊劉渾仍留在香港讀書。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的高潮。其時共產黨員陳作英在惠陽活動，宣傳抗日，劉培遂參加抗日活動。

1938 年，日軍登陸大亞灣。1939 年，劉渾參加“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從香港回內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不久返回家鄉，組織劉培等人成立抗日武裝。為掩人耳目，這支抗日部隊對外宣稱只是一支逐趕野獸、保護莊稼的打獵隊。又成立讀書會，吸納青少年群眾。1939 年 7 月成立麻溪黨支部，劉培為第一任組織委員。年底，任支部書記、代理打獵隊隊長，時年 17 歲。其時國民黨獨九旅駐防淡水，以後防空虛、治安不靖，鑑於打獵隊有武裝，遂請求劉培協助維持治安。劉培乘機要求給予名義以方便活動，國民黨同意，給予“壯丁自衛隊”名義。不久國民黨展開反共高潮，惠陽縣委決定調劉培到部隊，同時因劉培活動積極，引起國民黨懷疑，隨時有被捕可能。1941 年 1 月，春節還沒有過，19 歲的劉培便離家到部隊去。臨走時老父告戒他不要當兵，因為他的大哥已經遇害，家中只餘下他一個兒子。劉培立志獻身革命，只得欺騙父親說是到外地教書。到部隊後，先後當戰士、手槍隊戰士、政治戰士、庶務長、代理支部書記，1941 年 9 月任手槍隊代理支部書記。² 12 月 25 日，日軍攻陷香港，劉培率部進入香港，後奉命組織護航隊，營救文化界精英和盟國友人。1942 年 1 月 2 日，親自護送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返到沙魚涌，完成了首次護航任務。此後，殲滅海匪黃福仔、招降葉琪，擴大護航隊的實力和影響力，保證了航道的安全。劉培領導的護航隊馬不停蹄從日軍虎口中搶救出 120 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盟國友人。

1942年3月，為了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劉培奉令與王竹青合作，使用國民黨“惠（陽）澳（頭）經濟游擊總隊二中隊”番號。4月12日於關湖海灘伏擊登陸日軍，打死打傷十多名日軍，打沉兩艘橡皮艇，翌日再擒岸上偽軍八人。7月，廣東抗日人民游擊隊為擴大武裝力量，成立一支獨立中隊，直屬總隊部，時年20歲的劉培被委任為中隊長。獨立中隊之海隊戰績顯赫，1943年2月在平洲海戰損毀一艘日軍炮艇；6月夜襲消滅日軍鐵拖一艘；7月6日馬鞭島海戰，以十六人組成之突擊隊，殲滅三艘偽海軍百噸重之大眼雞船，俘四十多人，擊斃偽大隊長陳強以下五十多人。此戰為控制大亞灣海權奠下基礎。

1943年8月中旬，抗日游擊隊為了向東發展，開闢稔平半島打通至汕頭的海上交通線，將獨立中隊擴建為護航大隊，劉培陞任大隊長，時年21歲。劉培指揮部隊轉戰山野、海洋，並親冒炮火，站在第一線指揮戰鬥。9月，從壩崗乘船遠程奔襲澳頭，全殲了王竹青一個中隊。唯年底在霞涌戰鬥，中彈重傷垂危，秘密送港搶救。1944年5月初，從香港醫院治傷出來，到西貢大浪村休養，以戰情緊張，要求歸隊，不准。6月初，回大鵬城東江幹校學習和休養。

1945年，當時抗戰勝利在望，毛澤東考慮在粵贛湘、五嶺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派王震、王首道率領“南下支隊”從延安直插華南，同時命令東縱派主力部隊北上迎接。劉培調任東江縱隊第五支隊支隊長，奉命北上湘南接應兩王南下支隊。自此，劉培便暫別海洋，轉戰粵贛湘邊地區，直至東縱北撤。

1946年7月，東縱北撤至山東，部隊面臨著由游擊戰到正規戰的轉變，所以抵魯的東縱全體人員被分派到不同的學校學習。劉培被派往解放軍華東軍政大學學習。8月1日，兩廣縱隊宣布正式成立，劉培任兩廣縱隊三團團長，時年24歲。12月，受華東西線兵團命，在山東荷澤地區作戰。1948年到華北軍政大學學習，再到華北兵團（徐向前部）任副團長，參加山西太原戰役。1949年初解放軍進行整編時，所有的“縱隊”均改稱“軍”，唯有“兩縱”的番號未變。劉培調回兩廣縱隊任五團團長。

新中國建立後，劉培繼續為建設現代化國防力量做出貢獻。1951年任中南軍區海軍萬山獨立水警區副司令員，年29歲；1953年任中南海軍工程部副部長；1956年任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1958年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61年任海軍南海艦隊工程部部長；1971年任國防科工委“064基地”副總指揮；1976年再任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1979年2月17日，中國對越南進行了“自衛反擊戰”（軍內稱“二一七”反擊戰），當時南海海域有美國的海軍特混編隊（含航空母艦）在遊弋，蘇聯的戰略轟炸機圖95型也飛到越南，但中國軍力還未能控制南沙群島。為確保西沙群島安全，於“二一七”前夕，奉命率領配備坦克（做臨時堡壘用）等重武器的部隊開赴“西沙”。此後，兼任“西沙建設領導小組”的軍方領

導，曾提出“把西沙建成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劉培到海軍工作後，主要精力都放在軍事工程建設上。概括地說：“文革”前南海艦隊的大型、系統的工程，從設計到施工的組織、領導，他都付出了心血。以後在四川主持建設導彈研製基地——“064工程”，和在南中國海上的“西沙工程”，這些都是國家的重點工程。1981年任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1984年離職休養；2002年12月3日在廣州病故。

劉培屢立戰功，建國之後，1955年授上校軍銜，同時授予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枚、二級“解放勳章”一枚；1964年授大校軍銜；1990年授“獨立榮譽勳章”一枚。³

三、組織護航隊

1941年1月，劉培調到惠陽時，初任政治戰士。3月，成立惠陽手槍隊，劉培任支部書記。月底，蔡國樑通知劉培，調任茜坑、馬鞍嶺自衛隊政治指導員。當時，江水任茜坑、馬鞍嶺自衛隊隊長，隊員有三十多人，裝備有兩挺駁殼手提機、單響十來支、粵造七九步槍五六支、雙筒兩支，其餘是粉槍和大刀。日軍登陸大亞灣，惠陽、東莞、寶安淪陷後，從上、下涌、茜坑到茶園，成為廣東通往香港的主要交通線，香港的輪胎、棉紗、西藥、火水、機器零件大都從這條交通線運往內地。劉培的自衛隊任務：一是配合部隊擔任護送客商，收取保護費，解決部隊的活動經費；二是打擊零星出來偷雞摸狗的日軍，利用夜晚襲擊沿海各據點的日軍，使他們不得安寧。⁴

組織海上護航隊

1941年12月8日，惠、寶地區的淡水、澳頭、大鵬城、葵涌、沙魚涌、坪山等沿海各據點的日軍入侵香港。蔡國樑率領部分部隊挺進香港新界。10日，劉培指揮茜坑、馬鞍嶺自衛隊乘勢解放了金龜肚、葵涌、沙魚涌一帶沿海地區。這時，各地土匪流氓和國民黨的散兵游勇，亦乘機湧入大鵬灣為非作歹，殺人搶船，無惡不作。因此漁民不敢出海捕魚，生活無著，坐以待斃，商旅視大鵬灣為畏途，紛紛離去。

11日，曾生派劉培所部分乘兩艘一百多擔大的漁船，進入西貢半島的赤徑、企嶺下、深涌灣一帶，打擊土匪，擴大游擊隊的影響。20日左右，蔡國樑指示劉培：江水、賴祥、賴章等十多人暫留在西貢活動，劉培率領餘部立即返回葵涌、沙魚涌，組織海上護航隊，擔任隊長，在海上開展鬥爭，迅速肅清海匪，控制從西貢北岸至大鵬半島的航線，保證航渡的安全。⁵ 任務有三：一是護送八路軍駐港辦事處領導和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返回大隊部田心接待站；二是保護客商從香港搶運出來的輪胎、火水、棉紗、機器零件、西藥

等物資回內地，可以收取一些護航費、運輸費等；三是消滅海匪，保護漁民生產，解除他們的痛苦，逐步把漁民組織起來，把大鵬灣發展成海上游擊戰的根據地。

6

劉培立即率部乘船返葵涌、沙魚涌，找中共惠陽縣大鵬區委書記何清，要求幫助解決護航船隻。何清寫信介紹劉培到土洋找沙溪鄉鄉長李秀靈幫忙，李秀靈知道後，立即動員當地船主李華靈借船給劉培使用。李華靈一口答應，並吩咐舵工利進秀、利加小兩人：“船借給部隊用，你們二人幫部隊駛船。”於是劉培取得了創建海上護航隊時的第一艘風帆（槽仔）戰船。

劉培分中隊為三組，一是派賴桂、江九、賴養等上船，做好兩個舵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迅速學會海事常識和海戰技術，儲足糧水，做好海上戰防禦措施，準備出海；二是派江忠帶人在沙魚涌建立稅站，負責檢查往來貨物和收稅；三是派餘下的隊員組成小分隊，在葵涌、沙魚涌、疊福、金龜肚、牛草棚沿海一帶村莊，宣傳抗日救國，擴大游擊隊的影響，動員和組織群眾，維持社會治安。

護送各界人士

1941年12月31日，劉培率部出海，於1942年1月1日到達深涌灣聯絡站，蔡國樑親自交待任務說：“今天有三位首長，乘你的船回沙魚涌，一路上要照顧好這三位首長，保證他們的安全。”天黑後，三位首長來到深涌灣，劉培接他們上船後，便揚帆返航，次日下午返抵沙魚涌。飯後，劉培親自帶一個班，配上一支手提機，護送到田心大隊部。這三位首長劉培後來才知道是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⁷

護航隊很快從一艘船擴充到四艘船，有些船是消滅海匪搶過來的，有些是海匪自新參加游擊隊繳獻的。取得船隻後，劉培立即組織人員上船，參加護航。那時，需離開香港逃避日軍捕殺的各界人士很多，為了儘快接送他們返回大後方，劉培馬不停蹄地接送，三、四天跑一水（一次來回）。到2月底，劉培四條船跑了二十多水，接送120多人和大批物資回根據地。⁸劉培順利完成了營救文化界人士的護航任務，並擴充了部隊，從原來的四十多人擴大到五十多人。陸上編成兩個小隊，分別由賴桂和葉展明當小隊長，海上編成一個隊、四條船，蔡國樑又補充了一挺英式機槍。護航隊的人員和裝備都比以前大大增強了，終能在葵涌、沙魚涌一帶站穩。⁹

消滅海匪，保護漁民生產

香港淪陷後，大鵬灣海盜多達十餘股，比較有名的匪首有黃福仔、黃祥仔、莫仔、吳仔、何聯芳、陳乃秀、鄧芳仔。1942年1月初，劉培從深涌灣出海到塔門，遇上了海盜黃福仔，劉培決定消滅他。他接受舵工利加小建議，從船尾方向追上

黃福仔的船，發動突襲，以機、步槍齊射，當場擊斃匪首黃福及兩名匪徒，三名匪徒跳海逃生，舵工一人投降。繳獲匪船一艘，步槍五支。這是護航隊第一次海戰，總算旗開得勝。¹⁰

勝利消息很快傳遍了坪洲、塔門、吉澳、土洋、大小梅沙、疊福、牛草棚沿海地區，漁民聽到後，高興得拍手叫好，帶著海鮮到沙魚涌慰勞劉培部隊。劉培乘勝公開宣布：“大鵬灣東從南澳，西至吉坳，南至塔門整個海區不准任何土匪船隻活動、搶劫，誰膽敢在這一海區搶劫，將與黃福匪幫同樣命運，叫他們到海裡餵鯊魚。”上述一帶活動的海匪知悉黃福仔被劉培消滅，已經非常驚慌，再聽到這宣布後，有的就“散伙”（如黃祥仔等），有的就逃往別處（如鄧芳仔、莫仔），有的就投靠日軍當漢奸、偽軍去了（如陳乃秀），有的起義參加抗日。原本是大鵬半島牛草棚村漁農的海匪葉琪，經鄉親的勸說和群眾的動員，元月底便托人到沙魚涌找部隊說“要改邪歸正，洗手不當土匪，要參加游擊隊打日本仔”，劉培對來人說：“你回去告訴葉琪仔，希望他要安分守紀，不要再幹壞事了，願意參加游擊隊打日本仔，我們非常歡迎。”過了幾天，葉琪親自駛船率部到沙魚涌，連人帶船參加了護航隊。葉琪等人都是為勢所迫挺而走險，誤入歧途，並非本質惡劣的流氓，參加部隊後一直表現很好，刻苦善戰。來自坪洲島的詹東生、殷福生兩人，成了護航隊的骨幹。葉琪起義後，劉培的海隊便共有三艘武裝船了。¹¹

1942年1月中旬至3月下旬，劉培連續作戰，把五股海匪驅逐出大鵬灣海區。黃祥仔（葵涌流氓）從坪洲海面逃到塔門東南的外海；謝天帶（西貢大浪人）由塔門海面逃到大浪灣，棄船登陸逃走，劉培將匪船繳獲；鄧芳與陳乃秀二股海匪，離開大鵬灣，投降日寇為偽軍；莫仔被國民黨收編為雜牌軍。到1942年底，劉培肅清了大鵬灣的海匪，牢牢控制了大鵬灣。¹²該區漁民感謝劉培說：“劉隊長，我們漁民是望海為田的，有了你們在，我們就放心出海捕魚了。”自此，漁民在海上發現特別情況，馬上就用各種方法向劉培報告。日軍炮艇一出來，各漁船主動迅速向護航船隊靠近，把游擊隊掩護起來。¹³土匪船和走私船一露頭，他們就吹起海螺角，將船頭指向土匪船或走私船。有好幾次劉培接到漁民的報告後，在漁民的協助下，很快把散匪消滅。劉培在1942年初的連場海戰，共繳了三條海匪船，連同葉琪起義的船，共有四條船。蔡國樑又給護航隊補充了兩挺衝鋒槍（英式）和十支紅毛十（英式步槍），大大加強了海上護航隊的戰鬥力。¹⁴

打擊奸商走私，保護民族利益

香港淪陷後，不少漢奸與敵偽勾結，從內地運礦砂、豬鬃毛、銀元、鹽、豬、牛、雞、鴨等到香港賣給日本人；又從香港運回鴉片等毒品到內地荼毒人民，有時也運一點火水、輪胎、棉紗回內地高價販賣，牟取暴利。1942年1月上旬，劉培帶葉琪仔出海護航，到達坪洲海面，葉琪仔對劉培說：“隊長，遠遠那條船是奸商偷運礦砂到香港去的走私船。”劉培問：“旗仔，你怎麼看得出是運礦砂的走

私船呢？”葉說：“你看那條船的載重都超過水線了。”劉培說：“琪仔，開過去把它抓返來。”劉培喊聲剛落，葉琪仔已在轉帆轉舵，直向那條船駛去，走私船看到游擊隊的船直駛過來，立即轉向海外海逃跑，因它載重太大，走得很慢。劉培快追上時，鳴槍叫它下帆檢查。它不理睬，劉培等人一邊開火，一邊追，最後把它打沉在外海。

到 1942 年 2 月底，護送文化界人士的任務基本結束，海匪也差不多絕跡，劉培船隊主要轉入護送客商、轉運貨物和開展海上緝私活動。那時，正是吹東北風季節，是走私良機。護航隊經常在坪洲海面活動，發現走私船，便揚帆追擊，不願受檢查的，便將之打沉。於是不少船停航受檢，在短短的四個月裡，護航隊就抓獲二十多條走私船，每條船都有一百多擔大。私貨全部沒收，船員經教育後釋放；緝獲的私貨交給設在沙魚涌的省委交通站——萬隆貨棧處理，交通站將貨運往惠州、淡水去賣，所得的錢上繳總隊部，作為抗日活動經費。¹⁵

經過近一個月的護航活動，劉培熟悉了航道，也掌握了海情，又有了四條武裝船，於是把李華靈的船物歸原主，還給利進壽、利加小舵工和船主一些酬金，對他們的支援表示感謝。

護送客商，增加部隊收入

護送物資回內地也是護航隊的任務之一。從香港護送回來的物資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港九大隊在香港收集起來的英國人遺棄的武器、彈藥和各種軍用物資，這些物資運回來就交給大隊部補充給各部隊；第二種情況是客商從香港運往內地的各種物資。劉培主要是負責海上護航，保證他們的安全，有時船空，也幫忙運一些。到了沙魚涌，客商向游擊隊的稅站繳納保護費。那時，來往的客商很多，護航隊收入不少，這些錢都上繳總部。

貨物到了沙魚涌後，從陸上轉運內地，客商又需要幫忙。劉培把土洋、葵涌、金龜肚、三家村、咸水湖、馬鞍嶺、下輦、田心等村的群眾組織起來，幫客商卸貨和轉運內地，按規定收取搬運費。遂使貨物快速和安全送到淡水鎮，客商滿意，群眾亦因收入增加而高興。

劉培積極協助客商運貨和護送商旅、徵收護航保護費、建立稅站收稅，以及對走私罰款等經濟活動，為部隊籌措了不少款項，解決經費困難。

實行公平交易，保護漁民利益

不少不法商人乘戰亂提高物價，剝削群眾。沙魚涌的黃珍記魚欄對漁民的欺壓尤為嚴重，他規定漁民的漁獲，只能賣給他；漁民所需的煤油、網具和日常用品，都只可到他那裡買。但他大秤入小秤出，賣一百斤魚只秤得八十斤；買他一斤米，

只有十四。因此，漁民極為憤恨，紛紛向劉培投訴。為保護漁民利益，劉培派出工作組，向商店宣傳游擊隊的經商政策，召集各店主開會，宣布買賣自由，不准缺秤短；又對黃珍記進行嚴肅批評，要他改正過去的不法行為。工作組還經常到各店鋪檢查。自此，漁民可以自由買賣，不受欺壓，非常感謝劉培幫他們撐腰出氣。

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漁民群眾把劉培看成是自己的隊伍，紛紛要求加入。第一批參軍的有邱財、袁賢、袁發、范祥、王友仔、廖夢仔等十多人。第二批要求參軍的有彭觀、彭靈、黃純仔、徐章、徐林、徐青、王林仔等十多人。於是，護航隊便從六十多人發展到八十多人。船隊擁有六條船，戰鬥力也提高了。¹⁶

四、抗日統一陣線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駐大鵬灣沿岸各點日軍大部分調走，國民黨軍乘機重返淡水地區，看到共產黨游擊隊迅速擴大，不少逃兵土匪結幫立寨，各霸一方，割地稱雄。為控制局面，國民黨遂用抗日名義，收編游雜部隊，給其“經濟游擊總隊”的番號，發給薪餉，頒授各隊頭目大隊長官銜，劃分防區。如王竹青、梁永年、陸如鈞三個大隊分別佔據葵涌及其以東至大鵬城、澳頭一帶；莫炯炎、吳斌大隊佔領葵涌以西橫崗、鹽田一帶。國民黨利用各股部隊間的矛盾，製造流血內鬨，和驅策其剿共，使之互相消耗，而達借刀殺人的目的。游雜部隊亦清楚國民黨的陰謀，只不過利用收編來取得正式番號，以軍方身分名正言順地霸佔地盤，繼續幹那包煙庇賭、走私販毒、設關抽稅的勾當。故在惠寶邊地區，呈現了“日、偽、頑、雜、共”多角鬥爭的複雜局面。¹⁷

曾生與林平等領導人研究，認為在他們的主力部隊只有百人左右的“虎門隊”，其餘幾支小分隊缺乏重要戰鬥經驗，部隊的數量和裝備都不及雜牌部隊的一個大隊，不可能採取軍事消滅的政策。但各部隊之間互有矛盾，可以利用。為了在大鵬半島站穩陣腳，決定運用抗日統一陣線策略，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分化、瓦解雜牌部隊，粉碎國民黨的陰謀。

編入王竹青部

其時雜牌部隊王竹青對抗日游擊隊的態度比較友善，於是曾生派高健與王竹青談判，內容有三點：堅持抗日，不當偽軍；友好合作；不欺壓老百姓。王竹青表示同意。

1942年2月13日，曾生與王竹青合作，聯合進攻梁永年，把他從葵涌趕走。¹⁸為進一步團結王竹青和擴大武裝力量，中共惠陽工委決定將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塘埔抗日自衛隊和長槍隊等三個中隊，編進王竹青大隊。林平和曾生指示劉培等單位負責人：“一是你們要扮得像土匪一點，可以參加三合會，並指定張東

荃、劉培和羅春祥三人去參加劉漢東的三合會，學會土匪的日常生活動作和語言。為了廣交朋友，掌握國民黨和王竹青的動態，可以上茶樓，進賭場打麻將，但不能嫖、不能吹（抽大煙）。二是想辦法搞經濟、緝私、收稅等，搞到錢和物資後一切繳獲要歸公。三是部隊的管理要保持革命隊伍的一套，嚴格遵守紀律。”曾生和林平還十分嚴肅對劉培等人說：“這是對你們的嚴峻考驗，你們要把他們改造過來，絕不能被他們溶化掉。”¹⁹

抗日軍登陸作戰

劉培等三個中隊編進王竹青大隊後，積極抗日。4月12日，關湖鄉民來報，三艘日軍炮艇企圖登陸洗劫村莊，劉培分析每艘炮艇只能載十多名士兵，艇上只有兩條橡皮艇，每條橡皮艇乘載六名士兵，扣除兩名操槳，每條橡皮艇只能送四名士兵上岸，合共不過二十餘人。他們部隊有二十多人，如再增加一些人員，有信心能重重打擊日軍。於是劉培勸喻鄉民留下抗日，根據日軍上次登陸地點及高潮海水上漲之處，游擊隊與村民一齊研究和判斷日軍登陸的唯一位置，在沙灘放置六七堆柴枝，撒上火藥，布置機槍陣地，準備“迎接”日軍上岸。晚上，六艘橡皮艇駛到海灘，日軍萬萬想不到會遇到游擊隊的伏擊，大搖大擺地上岸，以為又可以盡情搶掠村莊，滿載而歸。豈料腳一踏下沙灘，劉培立即下令點火、開槍，六七堆柴枝迅即燒成熊熊烈火，把沙灘照亮得如同白晝，日軍還弄不清是什麼一回事，重機槍、手提機槍、衝鋒槍、步槍已從四方八面猛烈掃射過來，當場打死打傷十個人，打沉了兩條橡皮艇。日軍慌忙拖著同伴的屍體返回橡皮艇逃走，三艘炮艇急忙開機關炮掩護撤退，只能把沙灘的柴火打得滿天亂飛，卻沒傷到游擊隊一人。游擊隊因彈藥少，為節省彈藥，不與日軍糾纏，勝利撤退。

第二天，漢奸陳乃秀以為沙魚涌、葵涌已被日軍佔領，派人駕駛一條二、三十噸的電扒來到沙魚涌，看看還有什麼便宜可以撿。五名偽軍上岸，被劉培埋伏擒獲，船上留守的三名偽軍和頭目亦隨即被俘，船被扣留。村民認出該偽軍頭目殺人無數，要求嚴懲。劉培召開公審大會，將罪大惡極者處決，其餘偽軍經教育後，每人送兩斤米作路費釋放。是役繳獲電扒一艘，俘偽軍八人、衝鋒槍兩支、長短槍十多支。不過因劉培等不懂駕駛電扒，同時警惕性不高，被陳乃秀於翌日請得三艘日軍炮艇搶走。²⁰

打了這場勝仗，沙魚涌、葵涌、疊福、關福、茜坑、馬鞍嶺、橫輦一帶的群眾十分高興，男女老少到處讚揚游擊隊打了一場大勝仗，把日本兵打死在關湖的沙灘上，偽軍派來的電扒也被游擊隊繳了。這一勝利大大地擴大了游擊隊的影響，群眾的抗日熱情從此更加高漲，打敗日本的信心更加增強，從而更積極地支持游擊隊，協助打擊日偽。

五、成立獨立中隊

劉培等部隊連續的勝利，引起了國民黨軍和日軍的注意，不斷派遣漢奸、特務來偵察收集情報。劉培先後把偽軍派來的漢奸韋鐵錚、國民黨派來的女特務毛芝英和監視他們的伍權消滅。國民黨見控制不了劉培部隊，王竹青又不可靠，於是發動內戰。1942年4月中旬，國民黨張光勤部進攻廣東抗日人民游擊隊路東惠陽大隊和王竹青部。王竹青和劉培部隊暫時轉移到香港新界，張光勤部主力撤退後，王竹青和劉培隨即打回茜坑。

因國共關係惡化，曾生考慮到惠寶邊抗日根據地中心地區是梧桐山以東、葵涌以西、坪山以南至沿海，面積只有約八百多平方公里，國民黨軍一旦進攻，游擊隊的迴旋餘地就很小，必須儘快擴展：西向梧桐山周圍擴展，加強與陽台山抗日根據地的聯繫，和打通與港九大隊的陸上聯絡；同時還要東向大鵬半島擴展。開拓根據地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一支強而有力的民運隊去發動群眾；二是有足夠的武裝部隊去建立根據地。當時只有惠陽大隊，力量十分單薄，必須設法再組建一兩支有戰鬥力的部隊。

1942年7月初，國民黨從第187師、保安第8團、徐東來支隊集中了共約兩個團的兵力，準備進攻惠寶抗日根據地，曾生遂決定立即把編在王竹青大隊那三個中隊抽出來，組建一支新的作戰單位。他召集劉培、葉基、羅哲民、張東荃、吳海等開會說：“張光勤就要來進攻了，根據情報，頑軍分兩路，一路從茜坑、坪山、金龜肚到葵涌；一路從壩崗、上下徑心直撲葵涌，企圖於葵涌夾擊我們。你們三個中隊今晚撤到金龜肚進行整編，編成一個獨立中隊，直屬總隊部，由劉培任中隊長，葉基任副中隊長，張東荃任黨代表，羅哲民任政治指導員；陸上編三個小隊（由林英、賴桂、魏區當小隊長）一個短槍隊（王健任隊長）；海上編一個船隊（吳海任隊長）。整編之後，部隊連夜轉移到上下徑心隱蔽待機，打頑軍一個埋伏，給它一個下馬威，緊緊配合茜坑、坪山方向的惠陽大隊作戰，共同粉碎頑軍的進攻。”²¹ 劉培遵照指示，連夜把部隊撤到金龜肚，整編後立即開進了上、下徑心。自此，劉培的獨立中隊便轉戰於大鵬半島的高山密林之中，出入於大亞灣、大鵬灣之間，緊靠著人民群眾，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偽、頑的進攻。在戰鬥中不斷地鞏固和發展了大鵬半島抗日根據地，開闢了海上游擊戰場，壯大了革命隊伍，提高了部隊戰鬥力。

劉培指揮的獨立中隊在陸戰和海戰均有輝煌的戰績，現只介紹海戰部分。

平洲海戰

1943年2月，日軍出動兩艘炮艇在大鵬灣進行掃蕩。一日，吳海帶領四條船剛

出坪洲灣不遠，漁民便向海船隊掛出信號，表示發現兩艘日軍炮艇。吳海立即下令船隊返航。日軍炮艇發現吳海這幾條船可疑，便全速駛過來，向海隊開火，要停船檢查。漁民為掩護吳海撤退，假作捕漁，派小艇在海中撒下大量釣網，日軍炮艇因怕漁網纏繞其螺旋槳，迂迴曲折地航行。吳海等船隻迅速靠上沙灘登岸，佔據了坪洲島高地，布置火力，待日軍炮艇進入平射機和機槍的有效射程時，便集中火力猛轟前頭那條企圖靠近海隊的炮艇。日軍用一條炮艇向岸上還擊，掩護另一條炮艇向海隊船隻接近和射擊。因吳海佔據了島上高地，容易發揚火力，又有山頭掩蔽，敵炮艇在海面上，空曠無掩體保護。經過一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日炮艇不單無法靠近海隊船隻，前面那一條炮艇更被打成重傷，射殺傷了數名甲板上的日軍。日艇只好撤退，把被擊傷的炮艇拖回三門關去。海隊的船也有一條被炮火打壞。這次戰鬥游擊隊無一傷亡，坪洲的老百姓高興得很。

吳海認為日軍吃虧後，一定會調動更多的炮艇搜索掃蕩海隊和對坪洲島進行燒殺搶報復，為避實擊虛，吳海布置船隊轉移到吉澳、大小梅沙一帶海區分散隱蔽，坪洲島居民立即轉移到牛草棚、下沙、王母墟等地暫避。果然，坪洲海戰後第三天，日軍集中了五艘炮艇到鵝公灣、坪洲、塔門、獨牛一帶海域搜索。但過了三天都找不到游擊隊的蹤影，只得收兵。日軍撤退後，海隊又返回坪洲活動。

夜襲日鐵拖

1943年6月間，一天漁民報告在黑岩角有一艘日軍的鐵拖（運輸船），接報後吳海決定消滅它。當時海隊有五艘船靠近南澳，吳海派出兩條船在外圍警戒，自己親自帶葉琪等三條船擔任突擊。晚上10時左右，日軍都已入睡，吳海帶領三條突擊船，採用鉗形戰術，從鐵拖的左右舷接近，一靠近鐵拖，便迅速從兩舷爬上去，撲到日軍的住艙，點燃兩個包有辣椒粉的魚炮擲進去。魚炮一響，住艙裡的日軍，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傷，有的被炸暈過去，有的直打噴涕。突擊組乘勢衝進去，俘虜了七名日軍，繳獲大批黃煙葉、中西藥材和布匹。撤退時，將敵鐵拖炸沉，勝利返航。²²

從1942年1月至1943年6月，劉培領導的海上游擊隊在大鵬灣海上共作戰二十餘次；其中與日偽海軍作戰六次，斃傷日海軍水兵二十多人，擊傷日海軍小型炮艇一艘；繳獲日海軍五十噸的小型運輸船一艘；偽海軍有機器的木質武裝船一艘，步槍八支，俘虜偽海軍八名。海隊只損失武裝船一艘（在坪洲島海灘），人員無傷亡。與海匪作戰六次，繳匪船三艘，步槍十二支；在截擊國民黨官僚偷運資敵戰略物資船和緝私時，與其護航船隻作戰十餘次，擊沉其三艘，繳獲資敵物資船、走私船共四十多艘，其中沒收七艘，物資一大批。獨立中隊海隊的船隊迅速增加到九艘。日軍近海航線的不斷受襲，特別是小型運輸船被殲滅後，大為震驚，下令禁止其小型運輸船到大鵬灣的小海灣停泊修理。²³

馬鞭島戰鬥

大亞灣有小島三十多個，面積約 650 平方海裡。馬鞭島是散布在主航道西側的諸小島之一，形狀似馬鞭，又名馬鞭洲，位置適中，能控制漁民出海捕魚和港內航運交通。

日軍為確保其近海運輸線的安全，遏止劉培海隊進入大亞灣，向稔平半島及其以東地區發展，便收編了龜靈島上的一批土匪（漁民稱這幫土匪為“龜靈仔”），成立“中華民國廣東省反共救國軍海軍第四總隊第四大隊”。1943年6月中旬，偽海軍大隊長陳強從海豐縣帶領了一百幾十人和五條大眼雞船進入大亞灣，錨泊在馬鞭島前四百公尺的海上，派出兩艘船到大亞灣內的虎頭門、金門堂、牛過水、鍋蓋洲、芒洲、三洲、赤洲、川洲、白頭洲、小辣甲、大辣甲等海面，控制大鵬半島和澳頭、下涌等地漁業，封鎖大鵬半島與澳頭的海運交通，把整個大亞灣港都封鎖起來。向漁民和渡船敲詐勒索，搶掠沒收漁民的漁網漁具，迫漁民拿錢贖回，又要漁民和渡船拿錢領牌照，規定漁民的漁穫要送給他們，不准到澳頭去賣。大鵬半島的各地群眾派代表到牛草棚，要求劉培盡快消滅“龜靈仔”，為他們除害。

劉培向曾生報告，獲准去完成這艱巨任務。6月20日夜，劉培中隊轉移到離馬鞭島約七海裡的嶺坳村，村裡男女老幼都很高興，紛紛向部隊控訴“龜靈仔”的罪行，請求儘快消滅這些民族敗類！幹部、戰士們聽了都非常氣憤，這就等於讓村民給部隊做了很有力的戰鬥動員。劉培立即召開幹部會議，研究了敵我情況，認為船隊還在大亞灣那邊，一時還過不來，即使來了，目標也太大，容易暴露意圖，難以進行突襲殲敵。中隊領導經商量後，一致認為敵人船大人多，要想一戰全殲敵人，只能依靠群眾，發揚軍事民主，於是就分工進行戰鬥準備和動員工作。劉培和副中隊長葉基負責組織敵情偵察、戰術的研究和戰鬥的組織等，政委賴仲元負責部隊的動員，副官李漢興發動群眾參戰。為了更準確、更詳細掌握敵情，劉培先後派人兩次偵察敵情。第一次劉茂班長乘坐嶺坳村董均祥的一條漁船，裝作領船牌，於7月2日上午前往偵察，探得敵人一共有三隻大眼雞，兩隻在前，一隻靠後，三艘船成品字形配置。後面那條船是指揮船，指揮船和左側警戒船的船桅下各放著一挺機槍。指揮船艙面上大約有十六、八人，尾艙有五、六人在橫臥著抽鴉片，其中一人帶有手槍，艙面上胡亂堆放有十幾支步槍，顯示偽軍還未發現游擊隊已來到他們身旁，所以毫無戒備。為了更準確地掌握偽海軍的情報，中隊決定進行第二次偵察。

第二天，由小隊政治服務員葉展明去偵察，結果與劉茂班長的情報一樣，結論也是一樣，偽軍麻痹得很。部隊和群眾經過賴仲元的動員後，情緒非常高漲，嶺坳村群眾說：“打仗要船，我們出船；部隊要人，我們有人。”部隊的幹部、戰士爭先恐後報名參加突擊隊。劉培、中隊幹部和戰鬥骨幹、參戰的舵工，根據大家

提出的建議，進行研究接近敵人的方法、戰鬥突擊船隊的組織等戰術問題，一致認為：要全殲敵人，只能奇襲智取，不能強打硬攻。組織短小精幹的突擊隊，分乘三條漁船，偽裝打漁，迅速接近敵船突襲。突擊敵指揮船的要先上；突擊左側警戒船的一定要在敵指揮船方向打響後才突擊，但要儘快登船配合主攻方向行動，分散敵人的力量，迅速將其指揮船消滅，敵船“群龍無首”，就容易逐個殲滅了；對右側警戒船，只要壓倒它不能起錨升帆，就容易解決了。

打法定下來後，劉培從報名參加突擊隊的幾十名幹部、戰士中，挑選了葉展明、林英、魏輝、王健、游強、袁賢、江海、彭靈、邱才、廖夢、劉光明、黃遠、黃生等十五人組成突擊隊，由葉基帶領。李漢興從要求參戰的漁民中挑選了董均祥、張壬生、鄭容生三家的漁船，和張壬生、鄭容生、李木連、李華昌、李華喜、董錦珍等六名舵工參加駛船。中隊決定：葉展明為第一突擊組組長，帶領魏輝、江海、邱才、彭靈四人為突擊隊員，乘張壬生的船，負責突擊殲滅敵指揮船的任務；林英為第二突擊組組長，帶領王健、廖夢、黃遠、袁賢四人為突擊隊員，乘鄭容生的船，負責突擊殲滅敵左側警戒船的任務；另一組由葉基帶領，配輕機一挺、衝鋒槍兩支、英式步槍兩支，乘董錦珍駕駛董均祥家的船掩護突擊船突襲。

7月4日黃昏，突擊隊登船揚帆出征。當晚正是上弦月（農曆六月初三），能見度高，在距離敵警戒船幾百公尺為敵哨兵發現，鳴槍禁止靠近。舵工用大鵬話回答敵船：“我們是來打魚的，不要開槍。” 假裝收網返回嶺坳。

第一次未打成，劉培總結了經驗教訓，重新布置。時間改在晚上8時後起航，待上舷月下山後才接近敵船，在接敵航線上改為在敵指揮船與其左側船的三百公尺中間迂迴插入，利用敵哨兵監視的死角，從側後突擊。5日，派魏輝乘船去勘查進攻航線，並觀察敵人是否加強戒備。觀察結果，“龜靈仔”仍然毫無戒備。

7月6日晚上8時，副中隊長葉基帶領突擊隊，在嶺坳的大網前登船，揚帆出征。11時半左右，突擊船距敵指揮船三十公尺時，敵哨兵才發現喝令停止前進，舵工張壬生、李木連一面使勁搖櫓靠近敵船，一面回答說：我們是漁民，來打魚的。突擊船迅速靠近敵指揮船的左舷，葉展明一聲令下，突擊隊員一齊躍上敵船，打死敵哨兵。葉展明一個箭步衝到船桅下，將機槍奪到手上；江海、邱才衝向敵住艙，各投下一個手榴彈，“轟、轟”兩聲巨響，炸得敵人頭昏腦脹，手腳癱瘓，舉手投降。敵左側船發現其指揮船被襲，立即以密集火力射過來，葉展明連忙到船桅下用機槍還擊，不幸中彈重傷，魏輝急忙跳過去，端起機槍射擊，不幸也中彈受重傷。

這時，快速接近敵指揮船的葉基突擊船，集中猛烈火力，對準敵左側船進行壓制射擊，掩護第二突擊船進攻。在敵指揮船上的彭靈迅速爬到船桅下，接過魏輝手

裡的機槍，轉移到船首向左側船射擊，並命令江海、邱才嚴密監視俘虜。這時，葉基船已靠上敵指揮船，與第一突擊組匯合，一面搜索殘敵、收繳武器，一面集中火力掩護第二突擊組進攻。第二突擊組冒著敵人的密集火力，勇猛衝向敵船。鄭容生、李華喜兩位舵工，沉著鎮定，拚命搖櫓，護送突擊組登上敵船。王健登船時，不幸中彈掉下海裡，壯烈犧牲。第二突擊組長林英指揮袁賢投出一個手榴彈，即時把敵人機槍炸掉；同時命令廖夢、黃遠向敵船首和船尾各投一個手榴彈，並乘勢躍上敵船，把敵人打壓得全部退到艙裡。敵人見大勢已去，便舉手投降。這時在馬鞭海面的敵右側警戒船，看見指揮船和另一艘船已被攻佔，便準備逃跑。葉基立即組織火力，猛烈射擊船尾與船桅下敵人，逼使偽軍舉白旗點燈投降。葉基派江海、游強、黃生坐船去接受投降。在敵指揮船上的偽海軍第四大隊長陳強連衣服也顧不得穿了，一頭就鑽入船艙下面去躲起來，被彭靈發現，大喊：“繳槍不殺，優待俘虜。”陳強企圖抵抗，彭靈便發射機槍把他擊斃。在虎頭門拋錨的兩艘偽海軍船，見馬鞭海域三艘船被殲滅，立即逃回龜靈島去了！

經過四十多分鐘的激烈戰鬥，劉培海隊殲滅了偽海軍第四大隊的三艘武裝船，繳獲輕機兩挺、步、短槍四十多支，生俘偽海軍四十多人，擊斃偽大隊長陳強以下五十多人。犧牲政治服務員葉展明、小隊長魏輝、手槍組長王健、政治戰士劉光明四位，副中隊長葉基腳部負輕傷。戰鬥結束後，葉基指示林英將俘虜送回陸上處理，將三艘大眼雞放火燒掉，烈士遺體隨船回航，安葬在大網前，立碑留念。

馬鞭洲海戰開創了東江抗日游擊戰爭史上以三條“小舢舨”吃掉三條“大眼雞”、十六名勇士殲滅偽海軍近百人的海戰範例。馬鞭島海戰的勝利，寫下了嶺坳村群眾和游擊隊合作一起英勇戰鬥的光榮史篇。這次勝利粉碎了敵偽在大亞灣設置據點的企圖，為保證獨立中隊在大鵬灣和大亞灣廣大海域互相配合作戰、建立和鞏固大亞灣的海上游擊根據地、為開闢和建立稔平半島及其以東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條件。²⁴

擊退偽海軍

日軍獲悉三艘偽軍船隻覆沒後，從香港派出小炮艇兩艘，全速駛往大亞灣，企圖消滅劉培。7日早上7時多，當日軍趕到馬鞭島海域時，劉培已經凱旋而回，除了已經焚毀的三艘船隻和五十多具偽軍屍體外，一無所獲，只好離去。

7月下旬，日軍再從紅海灣派出兩艘偽軍大眼雞武裝船進入大亞灣，企圖奪回制海權。與此同時，曾生亦指示劉培迅速從大鵬灣抽調四條船到大亞灣，以便控制整個大亞灣港，鞏固大鵬半島。大亞灣第二回合的爭奪戰展開了。

劉培接到偽軍來犯的情報後，召開作戰會議研究了敵我力量對比、海區和氣象情況。偽軍只有兩艘重約百噸的大眼雞，配備輕機槍二挺，除船大外，火力並無優

勢。海隊有四艘武裝糟仔船，載重七噸，火力配備有反坦克槍和重機槍四挺，船數和火力佔優勢。再者，獨立中隊有漁民支持，熟悉海區，可說是佔有地利、人和優勢，完全可以粉碎日偽重佔馬鞭島的企圖。鑒於馬鞭島海戰後，日炮艇約七個小時便可趕到增援的情況，故認為這次海戰要速戰速決，乘敵船進入大亞灣後即將其包圍，爭取在五、六個小時內將其擊沉殲滅。

劉培派四艘武裝船布置在大亞灣的西口、鹿咀和勒格島海域錨泊隱蔽待機，等偽軍駛近馬鞭島海域便出擊，切斷其後路，然後集中兵力，先殲敵指揮船，再將殘存的一艘消滅。海隊按照布置，由鄧金隊長率領，進入待機位置隱蔽，並派出漁船在香港方向“捕魚”，一旦發現日炮艇向大亞灣方向駛來，立即發回訊號報告。當天下午5時左右，瞭望哨發現敵兩艘大眼雞船在小星山的外海航線上，由東向西航行，6時左右駛進大亞灣的主航道上。隊長鄧金想快點消滅敵人，不等敵船深入馬鞭島，就下令出擊。船隊一開火，偽軍看到海隊船多，火力強，嚇得立即掉轉航向逃跑，船隊追截不及，讓其逃掉。大亞灣的第二次爭奪戰便告結束。從此，偽海軍再也不敢駛進大亞灣。²⁵ 整個大鵬半島完全被東江縱隊控制，總部為了建設大鵬半島抗日根據地，決定成立大鵬區人民政府，調獨立中隊政委賴仲元當區長。同時，為了建設抗日根據地，把軍事工作與民運工作緊密地結合，將大鵬半島的民運工作統一歸護航大隊領導。²⁶

六、護航大隊的建立和戰鬥

1943年8月，劉培獨立中隊從嶺坳轉移到楓木浪。8月中旬，曾生到來與獨立中隊幹部開會，說：“根據鬥爭形勢的發展，總隊黨委決定，把獨立中隊擴建成為護航大隊，劉培任大隊長，調曾源任政委，賴仲元調任大鵬區人民政府區長，葉基任副大隊長。陸上編兩個中隊、一個獨立小隊，海上編兩個中隊。”曾生還說：“護航大隊成立之後的任務主要向東發展，開闢稔平半島打通至汕頭的海上交通線，爭取早日和韓江那邊聯繫起來，團結新區可能團結的一切力量，共同打擊那裡的日偽軍；還要提高警惕，嚴防國民黨頑固派的突然襲擊，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鬥爭原則，解放那裡的人民群眾，壯大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²⁷ 劉培被委任為護航大隊隊長，時年21歲。

護航大隊依照指示，對部隊進行了調整，一中隊由葉基兼任中隊長，韓藻光任指導員；二中隊（原名展明中隊，是紀念葉展明烈士而命名的）由賴祥任中隊長，林英任指導員；袁賢任獨立小隊長，劉賢任指導員。海隊一中隊在大鵬灣西海活動，由吳海任中隊長；海隊二中隊在大亞灣東海活動，由鄧金任中隊長，兩個海上中隊共一百多人。火力方面，除配備輕機槍外，增加了平射機槍（12.7口徑）和重機槍。以後，港九大隊又在大嶼山中隊和元朗中隊建立了海上小隊。這樣，東江縱隊的海上部隊就擁有三個中隊和兩個小隊的實力。²⁸

1943年12月，東江縱隊為了控制大亞灣，加強向稔平半島挺進的力量，決定將護航大隊的海上部隊，除兩條武裝船（連人帶武器）給港九大隊海隊，其餘武裝船從大鵬灣調往大亞灣海域，以壩崗、霞涌、巽寮等地為基地，配合大隊的陸上部隊，開展對日偽頑軍的鬥爭。大鵬半島以西的海上戰鬥任務，移交給港九大隊負責。²⁹

澳頭戰鬥

澳頭戰鬥是護航大隊成立後的第一次戰鬥，採用船隻運送部隊遠程奔襲的戰術，全殲了王竹青一個中隊。

1943年9月，國民黨發動內戰，東江惠淡守備區羅懋勛委任王竹青為惠淡守備區經濟游擊總隊副總隊長兼中隊長。王竹青約有八十人，配有輕機槍三挺、短槍三十餘支、步槍三十多支，進佔了澳頭鎮。因王竹青曾與抗日游擊隊合作，故曾生先派羅哲明往訪王竹青，爭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受拒絕。於是只得消滅王竹青，以收復澳頭鎮。

劉培派人到澳頭偵察，然後根據情報擬訂作戰方案。劉培先提出三項意見：一、採取乘“兵艦”到澳頭登陸作戰，避免陸上行軍疲勞、又易暴露的缺點。二、“護航大隊”除在稔平半島西海船隊外，集中全部力量，實施海陸包圍，以陸上奇襲為主，速戰速決。三、戰鬥結束後，召開群眾大會，將羅懋勛派王竹青侵佔澳頭、勾結日偽軍聯合侵佔大亞灣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公布於眾，號召澳頭人民團結抗日，積極生產，發展經濟。最後曾生同意方案，為了確保全殲王竹青部，再從惠陽大隊抽調一個主力小隊來加強突擊力量。由惠陽大隊政委李東明和劉培組成前線指揮部，一起去澳頭指揮作戰。

作戰計劃確定後，護航大隊從楓木浪村轉移到壩崗集結。9月上旬的一個晚上，吳海率領四艘戰船載著突擊隊到澳頭以東海灘登陸，岩前村地方黨領導劉觀元接部隊進村隱蔽。翌日晚上，劉培兵分兩路各自進入陣地。11時多，主力部隊佔領了螺嶺下面山坡，三挺輕機槍組成火力網，居高臨下控制了王竹青的整個樓房。凌晨2時許，突擊行動開始，賴祥帶領突擊隊迅速迫近敵營房，營房門前的哨兵企圖開槍制止，被賴祥開槍打死。彭靈、范祥和李柯平三個突擊組迅速衝到營房樓前，向第一層樓投擲了幾個手榴彈，敵人傷亡慘重，其餘棄械投降。

王竹青在樓上聽到槍聲，立即將樓上的殘部編成兩組：一組以兩挺機槍為核心火力組，封鎖大門入口；另一組手槍組，死守樓梯，頑強抵抗。東西二側樓閣上的輕機槍瘋狂掃射，企圖阻止突擊隊推進。賴祥抓住機槍射擊，在暫停的一剎間，一梭子彈把東樓側敵機槍射手打下來，范祥也迅速把右邊的機槍手消滅了。

這時在山坡上的劉培端起機槍向敵樓房猛烈射擊，李東明的衛士李強從山上朝敵人營房的屋頂投了兩個手榴彈，炸得敵人非死即傷。王竹青眼見陷入包圍，大勢已去，乘亂從地道逃跑。王竹青一逃跑，餘部立即投降。整個戰鬥不到半小時就勝利結束，全殲了國民黨一個中隊，總計斃敵二十餘人，俘敵四十餘人，繳獲輕機槍三挺、手槍、步槍各三十餘支，達到戰鬥預期目的，戰鬥中犧牲小隊長李柯平和一名戰士。這次戰鬥是大亞灣第三次爭奪戰的勝利，消滅王竹青中隊，第四次解放澳頭。

曾生分析，羅懋勛一定很快就會全面進攻，因此決定護航大隊從楓木浪村轉移到東涌，布置賴祥帶一個中隊埋伏在南澳後面山，待敵退卻時打埋伏。果然，幾天後，羅懋勛便派兵進攻澳頭、南澳，直插楓木浪，企圖消滅護航大隊，但撲了個空，不敢再前進。撤兵時，後面部隊被賴祥中隊伏擊，於是迅速撤回淡水。從此，大亞灣沿岸除稔平半島的范和港仍駐有國民黨的雜牌軍外，從大鵬半島的鹿咀到稔平半島的大星山下，沿海岸線的墟鎮、鄉村皆為護航大隊所控制。³⁰

挺進稔平半島

稔平半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華南的重要鹽場和漁業基地，物產豐富，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曾生對開闢稔平半島根據地十分重視，護航大隊成立前後，就派了練鐵、蔡端和曾城到稔平半島開展秘密工作，建立地下黨組織，發展武裝。護航大隊成立後，曾生再派葉基副大隊長帶一個中隊去稔平半島，配合練鐵等人開展稔平半島的工作；派袁賢獨立小隊挺進到霞涌和稔山之間打游擊；海隊派兩條船到霞涌、范和崗、巽寮的海面活動，以配合建立稔平半島的抗日根據地。護航大隊經營稔平半島的主要戰鬥有：

1、消滅暗街偽鹽警隊

1943年12月，敵偽在離平海三公里的暗街建立了鹽稅站，收繳港口一帶鹽田的鹽稅，並派出十幾名武裝鹽警保護稅站的安全。葉基經過偵察，親自帶領部隊繞過平海城，直插暗街，將鹽警隊全部殲滅，繳步槍十餘支，宣布暗街解放。

2、霞涌戰鬥

1943年底，國民黨周義心大隊佔領了抗日游擊隊的霞涌，以阻止護航大隊東進或將之趕出稔平半島。為鞏固大亞灣沿海根據地，支援葉基在稔平半島的活動，護航大隊決定打下霞涌，以便進一步加強袁賢小隊在霞涌與稔山之間的活動。

當時駐紮在霞涌周圍的是國民黨惠淡守備區經濟游擊總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即周義心大隊的葉維屏中隊），有七十多人，機槍兩挺，駐在蘇茅坪小學校。根據情報，劉培決定集中賴祥中隊、袁賢獨立小隊、大隊部手槍隊和海隊參加戰鬥。

賴祥指揮中隊包圍蘇茅坪小學後，親自帶突擊隊突襲學校大門，但被敵人發現，關起大門，依靠學校的圍牆和房頂抵抗。賴祥指揮突擊隊三次進攻，戰鬥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小隊長范祥犧牲了，但仍未攻進去。劉培叫吳海將船上的平射機抬上來，掩護突擊隊進攻，在剛拿過小鬼班劉傳的步槍、瞄準敵人射擊時，被敵人機槍打中右手和臂部，小鬼廖嬌立即為劉培包紮撤出戰鬥。這時，賴祥也負傷，劉培眼看難於攻下來，而天也快亮了，便決定撤出戰鬥，乘船返回壩崗。葉維屏中隊在戰鬥中也傷亡了四十多人，翌日也撤回稔山。霞涌墟遂被收復。³¹

3、送港搶救

劉培的傷勢不斷惡化，東江縱隊決定要他離隊治療，派袁庚任副大隊長，代理其職務。劉培被轉移到高嶺治療，交東縱生處主任江鳳醫生和招麗貞治療。曾生、林平等領導遍尋抗日根據地名醫，都束手無策。劉培傷重垂危，林平遂購買棺木準備為劉培辦後事，但曾生決定冒險送劉培到香港醫治。當時香港日軍哨崗林立，經港九大隊政委陳達明和蔡國樑大隊長細心安排，把劉培送到香港跑馬地養和醫院，入住一間位置偏僻的房間。³² 主診醫生王大偉見劉培失血過多，準備立即輸血。王醫生估計劉培是“O”型血，經驗血後確定。港九大隊事前已經動員香港女工驗血，準備好適當血型的捐血者，接到消息後，迅速安排五名“O”型血女工，共捐了五百毫升血液給劉培。劉培接受輸血後，昏迷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才甦醒。王醫生吩咐立即準備手術，劉培問醫生他的手能治好嗎？王醫生說希望能保存你的生命、保存你的手，劉培說如不能保存手便把它割掉。王大偉醫生很有民族意識，從劉培受槍傷和港九大隊安排他醫療的情況，估計到他是個抗日英雄，他回答說盡可能爭取把這隻手保存下來，因為這隻手作用很大。劉培接受手術後，昏迷了兩天，到第三天才甦醒。劉培手術後的身體十分虛弱，需飲用當時最高級的“獅子血”補品來恢復健康（“獅子血”是豬肝煲蕃茄湯）。王醫生吩咐護士長每隔十二小時為劉培洗淨傷口，護士長與一位廣華醫院的護士 24 小時輪班照顧，經過 23 天休養後，劉培雖仍未能下床走動，但他照鏡一看自己的樣子，知道死不了。1944 年 5 月，因護士在晚上照顧劉培時燈光外露，破壞燈火管制禁令，印籍憲查來醫院查看。為免洩露身分，港九大隊遂安排劉培出院到西貢大浪村大隊部休養。³³

這時戰況緊急，劉培急著想回部隊參加戰鬥，但領導不批准，直到 6 月初才讓他回到大鵬半島。部隊再調他到大鵬城東江幹校去休養。

4、第二次解放暗街

1944 年 7 月，暗街又被偽反共救國軍海軍第二大隊佔領，大隊長黎強率一百多人，在暗街對鹽民和漁民進行血腥統治。群眾與之結下深仇大恨，要求游擊隊消滅這幫賣國賊。為了解放暗街，鞏固和發展稔平半島游擊區，游擊隊決定長途奔

襲暗街。

劉培指示葉基在巽寮附近集結部隊，曾源和袁庚帶領葉昌中隊、手槍隊乘吳海中隊四條船，從鹽灶到達巽寮與葉基會合。休息一天後，於晚上按行動計劃迅速行軍。晚上 10 時許，包圍了偽海軍第二大隊，經猛烈突擊，很快全殲了偽海軍。偽大隊長黎強和他的老婆住在暗街另一間房子，也給包圍俘虜。這次戰鬥，共殲敵一百多人，繳獲長短槍一百餘支，沉重打擊了敵偽的囂張氣焰，進一步擴大了東縱的政治影響，擴大和發展了稔平半島的抗日游擊區，為下一步向海豐推進創造了有利條件。³⁴

5、平海戰鬥

1944 年 8 月初，東江縱隊副司令員王作堯讚揚護航大隊的戰功，並指示劉培向東發展，早日打通和韓江方面聯繫的路線。9 月中旬，國民黨又準備發動攻勢，護航大隊幾位領導幹部認為，如攻佔國民黨在稔平半島的政治、經濟中心平海，消滅駐該地的鹽警中隊，不但有利於進一步鞏固稔平半島的游擊區和根據地，而且對從稔（山）平（海）線以東向惠陽、海豐邊界發展，海上部隊向大亞灣港以東開展游擊戰爭、進行緝私、建稅站工作等也極為有利。同時，還可以有力地打擊國民黨對路東根據地的進攻計劃。因此，決定集中大隊的主力，由劉培和袁庚率領前往，將鹽警中隊消滅。

9 月下旬的一天，大隊主力從壩崗出發，乘海上中隊的船到巽寮南面的沙灘登陸。葉基安排部隊在巽寮南面的村子裡休息，並匯報已偵察得鹽警中隊分開住在南門和西門兩個城樓上。劉培等大隊領導根據情報，研究了打法，決定分兵警戒和阻擊，由葉昌中隊和大隊手槍隊擔任突擊。

第二天晚上，劉培和袁庚帶葉昌中隊和手槍隊，進入南門外面的小山坡。11 時，手槍隊長王嵐帶突擊組突擊南門，駐紮在南門城樓上的鹽警沒有放哨，王嵐突擊組直衝進去，大喊：“繳槍不殺！”敵鹽警嚇得從夢中驚醒，舉手投降，前後僅花數分鐘的時間。接著，王嵐突擊組沿城牆向西門突擊，快接近時被鹽警哨兵發現，王嵐一槍射殺哨兵，突擊組迅速突進鹽警營房，投進一個手榴彈，“轟”的一聲炸得鹽警非死即傷，舉手投降。從戰鬥發起到結束僅一個小時，打得很順利，計生俘敵鹽警七十多人，長短槍七十餘支。³⁵

經連場海陸戰鬥，東江縱隊鞏固了稔平半島的抗日根據地。1944 年 12 月，東江縱隊為執行北進的戰略任務，決定成立第四、第五支隊、北江支隊和西北支隊。第五支隊以原護航大隊、惠陽大隊和第二支隊、大亞灣人民抗日自衛總隊各一部組建，支隊長劉培、政治委員饒潢湘。³⁶於是劉培暫別大海，轉戰於高山叢林、河谷原野，直到建國之後，才再返海軍。

海上戰鬥

陸上戰鬥激烈進行的同時，護航大隊的海上中隊在吳海隊長的指揮下，也積極開展海上戰鬥，打擊日軍巡邏炮艇和運輸船，並拯救了美國飛行員。³⁷ 1944年12月，日軍的敗象已呈，美軍取得了南中國海的制空權和制海權，不斷空襲香港，日軍大型艦艇已不敢在香港出現，分散隱藏於大亞灣的島嶼間，以油布掩蓋，假扮作島嶼，以逃避美機的空襲。由日本、台灣、菲律賓的海運亦放棄使用大型船隻，改用掠奪自平民的小型木船近海航行，以維持其海運暢通。不過，這近岸航行的運輸船隻，正好成為海上游擊隊的獵物。³⁸ 以下只介紹護航大隊與日軍兩次較大規模的戰鬥。

1、襲擊日軍鐵拖

1943年10月上旬，漁民報告在東山和鹿咀之間，有一條日軍的鐵拖在拋錨，駕駛台上有一個瞭望哨，不時還有小小的錘敲聲。剛好吳海帶著四條武裝船在東山，馬上揚帆起航，編成兩個縱隊戰鬥隊形，利用夜幕掩護，從敵船尾部駛近，直向敵鐵拖左右兩舷靠攏。

左縱隊在吳海直接指揮下，突擊隊快捷爬上敵船，點燃兩個“魚炮”，投向敵人住艙，當即炸死兩人，其餘全部投降；右縱隊在葉琪帶領下，也很快爬上敵船，直奔駕駛台，發現有人跳水潛逃，立即開槍射擊，斃敵一名。此次戰鬥，只消耗兩個“魚炮”、三發子彈，用十五分鐘全部解決，共斃傷俘敵十餘人，敵船貨物、軍用品、機器零件等全成為戰利品。後放火將敵鐵拖燒毀，船隊勝利返航東山。

39

2、鹿咀海面戰鬥

護航大隊海上中隊殲滅鐵拖的翌日，香港日軍得到消息（是跳水逃生的船長報告，結果被槍斃）後大為震怒，誓言要消滅護航大隊，奪回大亞灣的制海權。經二十餘天策劃，摸清海上中隊活動規律和停泊點，認為只有將之誘出，遠離海岸作戰，發揮其鋼鐵炮艇船堅、炮利、高速等優勢，就有把握將海上中隊靠風力航行的小木帆船消滅。日軍製定嚴密的作戰計劃，派遣兩艘炮艇白天在大亞灣佯作巡邏，天黑才秘密駛入三門島潛伏。

11月初，吳海帶領五艘武裝船在勒格孤島掩蔽了三天，並未發現敵情，船上的氣象儀預報日內將有大北風到來，吳海準備回澳頭港避風。此時有一條從鹿咀駛來的漁船向吳海報告，鹿咀以上幾里路海面，有一條日軍鐵拖在拋錨，可能是因風浪大才駛進鹿咀近海的。有叮噠聲音，似在修船，艙面用油布蓋著，駕駛台上沒有人放哨。吳海聽後決定打完鐵拖才回港避風，隨即把船隊編為兩個縱隊，左縱隊為突擊隊，船兩艘，由葉琪負責；右縱隊船三艘，吳海指揮。突擊隊登船前，

右縱隊負責人力掩護。因是白天強襲，全隊人員化裝成漁民，重機槍亦偽裝好。船隊搖櫓靠近敵船二千多米時，發現敵船的首尾起伏不一致，又有兩支桅桿，不像是鐵拖，各船長立即命令重機槍射手就位，作好準備。頃刻，敵兩炮艇拉下油布，四挺機關炮一齊向左縱隊射擊。吳海此時才意識到中了陷阱，船隊四挺重機槍及反坦克槍等武器立即進行還擊。敵水兵趕快解纜起錨，但被海隊重機槍打死打傷二、三人，後敵艇雖然解纜，但前指揮艇的後錨仍未能收起。吳海立即命船隊撤退，由指揮船和五號船殿後。船隊迅速向梅楊坑近岸撤退，這時該村自衛隊聽到海面槍炮聲，迅速佔領海岸有利地形，發現日軍的兩艘炮艇正追擊船隊，自衛隊立即分出部分武裝向鹿咀來路小高地處，用密集火力射擊敵炮艇。在村前的自衛隊則帶引船隊迅速駛入小河涌去，以擺脫敵艇。當天幸好是大退潮，敵艇因水淺無法靠近岸邊，只能用炮火射擊殿後的船隻。船隊進入河涌後，立即把武器都搬上河堤的制高點上，和自衛隊員一起對海上敵炮艇進行還擊，不到十五分鐘，反坦克槍連續三四發擊中敵炮艇，重機槍也擊傷日艇炮手等四、五人。至此，敵艇被迫撤回三門島去。海隊人員無一傷亡，僅指揮船中炮彈三發，船上氣象儀被擊碎。

這次被敵偽裝蒙騙，未查清敵情倉促上陣，險些造成重大損失，原因是打了幾次勝仗後，思想有所麻痹，這是一次難忘的輕敵教訓。經過幾次海戰的較量，直到抗戰勝利前，日、偽、頑再也不敢輕舉妄動，護航大隊牢牢地掌握了大亞灣的海上控制權。⁴⁰

3、營救美國飛行員

1944年5月26日，美軍十四航空隊接獲日軍運輸艦在大亞灣出沒的情報，派出轟炸機前來攻擊，當美機在天空盤旋找尋目標之際，在海面上偽裝為島嶼的日軍運輸艦突然卸下掩蔽的油布，四門高射炮開火攻擊美機，一場美日海空大戰遂在大亞灣爆發。美機俯衝轟炸日艦，投彈命中爆炸，日艦船首進水下沉，但艦上的高射炮作垂死掙扎，也擊中了一架轟炸機，飛機起火後在虎頭門以東海面墜落。適值吳海率領海上中隊在該海域活動，看到五個降落傘在船隊東面徐徐下降，意識到是盟軍飛機的飛行員跳傘。很快，五名飛行員在距離船隊五六百米遠的海面降落。吳海立即命令船隊搖櫓迅速接近飛行員降落的海面，並把五名飛行員撈上船來。美國飛行員在船上非常害怕，全身發抖，誤以為游擊隊是偽海軍，舉起雙手投降。因語言不通，吳海伸出大母指和食指，表示“八”字，又伸出四個手指，表示“四”字。美國飛行員意會到了游擊隊是八路軍、新四軍，都把印有“我是美國飛行員，請你們送我們到共產黨游擊隊那裡去，以後酬謝”字樣的手冊交給吳海。吳看後點頭微笑，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命令船隊返回東山。當船隊到達東山時，日軍出動了炮艦和飛機，在大亞灣上空和海域巡邏搜捕跳傘的美國飛行員。

吳海親自帶幾個戰士護送五名美國飛行員到楓木浪，停留兩天後，由東江縱隊政委林平派人送到南澳，從南澳乘船到大小梅沙，再轉送內地。這五名美國飛行員在離開楓木浪時，把身上所攜帶的手槍和短劍留下來送給船隊，以表示感謝。不久，東江縱隊《前進報》發表了他們給曾生司令員的感謝信，這些美國飛行員是第十四航空隊的勒夫哥中尉、拉忽累爾中尉、沙吉上士、康利上士和艾利斯上士。

41

七、護航大隊的改組

1944年7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曾生、王作堯、林平等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不論在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及中國敵後戰場都是勝利的，只有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則處處失敗，中原淪陷，長沙、耒陽相斷棄守，現粵漢之敵，南北對進，已快會合，並有打通湘桂之企圖。因此大塊華南將淪為敵手，拯救華南人民的責任，不能希望國民黨而要依靠我黨及華南廣大民眾。因此，你們在華南的作用與責任，將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繼續作戰的勝利，一旦接近中國南方海岸，實行對日反攻時，則我華南根據地，將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國部隊以直接的配合，並可能獲得他們一部分幫助。”指示強調：必須加強與根據地人民的血肉聯繫，堅持原陣地，並力求繼續發展，擴大武裝部隊，建立廣大與強固的根據地。⁴² 中共廣東省臨委和軍政委員會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於8月在大鵬半島土洋村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與發展游擊區；發展人槍，擴大部隊，建立支隊編制，其下相應建立主力團或主力大隊。⁴³ 根據土洋會議的決定和省臨委及軍政委員會的指示，東江縱隊負責北進和東進的任務。

1944年9月東江縱隊進行整編，建立支隊級的建制，組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支隊。⁴⁴ 12月，為執行北進任務，東江縱隊決定組建第四、第五支隊、北江支隊和西北支隊。第五支隊以原護航大隊、惠陽大隊和第二支隊、大亞灣人民抗日自衛隊各一部組建，支隊長劉培，政治委員饒潢湘。⁴⁵ 自此，劉培便率領第五支隊北上東江上游紫金河源，轉戰粵北山區。東江縱隊北撤時，劉培隨隊北撤山東，參加淮海會戰，獲得很好的鍛煉機會。其餘護航大隊陸上隊伍編入第六、第七支隊，海上中隊則連人帶船與港九大隊海上中隊合併。至此，護航大隊的歷史任務結束。⁴⁶

八、小結

日佔期間的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歷史上最悲慘的歲月，也是最輝煌的年代。悲慘的是日軍攻佔香港後，逼迫百多萬市民離港，使之顛沛流離，走難途中因病餓而死者不計其數；留港市民在暴虐統治下，亦活在人間地獄，苦不堪言。不過，亂世出英雄！為了拯救黎民百姓，驅逐敵人，不少英雄人物在各個領域不怕犧牲、威武不屈地抗擊敵人，他（她）們成為照亮香港漆黑夜空中的明星，給活在痛苦

中的同胞帶來抗戰必勝的信心。劉培就是其中一顆光芒萬丈的明星！

劉培在香港九龍城出世，與香港以至全中國大部分同胞一樣，都是善良的平民百姓，只在一般學校讀書，沒有接受過軍事教育，可以說是連槍都未見過。但身陷國破家亡、親人遇害的人間地獄，忍辱也不能偷生的絕境，那便只有消滅敵人，才有生存的希望；再加上本身受大哥和大姐的薰陶，參加了革命。此後，不斷肩負重任，不斷學習，掌握更豐富知識，為肩負更大的任務作好準備。

日佔香港後，劉培率部重返香港抗日，旋即奉命籌組東江縱隊第一支海上武裝力量—護航隊，護送廖承志、連貫、喬冠華自香港撤返抗日根據地。其後憑著打擊海匪和動員群眾參軍，船隊不斷擴大，由一艘借來的槽仔船發展到有十多條船。劉培領導下的海上游擊隊，以小船打大船、以木船打機動船、反登陸作戰、遠程奔襲登陸作戰等戰例，譜寫了海上游擊戰的獨特作戰模式。1943年7月馬鞭島海戰，劉培指揮十六名突擊隊突襲殲滅偽海軍一個中隊後，部隊再擴建為護航大隊，海上游擊戰場由大鵬灣伸展到大亞灣。劉培所部調往大亞灣時，大鵬灣戰區交港九大隊海上中隊接防，並把兩條武裝船（連人帶武器）交給港九大隊海上中隊，有力地加強其打擊日偽的力量。

劉培除指揮海上游擊戰給予日偽以沉重打擊外，新中國成立後對海軍建設也付出不少心血。他不到30歲便獲委任為中南軍區海軍萬山獨立水警區副司令員，隨後被委任為中南海軍工程部副部長、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海軍南海艦隊工程部部长、國防科工委“064基地”副總指揮；1981年任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劉培屢立戰功，先後獲頒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枚、二級解放勳章一枚和獨立榮譽勳章一枚。英雄出香港，香港同胞與有榮焉！

劉培老將軍不幸於2002年12月3日在廣州辭世，享年81歲。筆者非常幸運地掌握了這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訪問了這位在香港出生的英雄人物。謹此對葉維理、詹雲飛、黃作材、梁少達和葉青茂幾位老先生表示感謝！如果不是這幾位老先生告知劉培已經到了癌症晚期，並協助我爭取時間，順利地進行了劉培的口述歷史工作，這位傳奇人物和護航大隊的歷史便可能湮沒了！此外，劉培友善和認真的態度，劉曉河先生和陳達明先生提供的資料，對完成口述歷史和本文有很大的幫助，謹此致謝！

作者簡介：陳敬堂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東北亞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十世紀中國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幹事。

1. 陳敬堂：《劉培先生訪問紀錄》，2002年8月10日。
2. 同前註。
3. 劉培提供資料。
4.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劉培口述、李宇光整理：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5. 曾生：《曾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頁213。
6.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劉培：大亞灣馬鞭洲海權的爭奪戰，惠陽縣人民政府編：《大亞灣風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312。
7.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2002年8月10日；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另據陳志賢資料顯示，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三人由港九大隊護航小隊蕭華奎、黃友等自西貢岐嶺下護送到沙魚涌。參見陳志賢：大鵬灣護航，《勝利大營救》（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頁116-118。根據《曾生回憶錄》頁219，曾生亦說劉培護送廖承志從岐嶺下到沙魚涌，再到田心。今以曾生資料為準。
8. 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9. 同前註。
10. 《曾生回憶錄》，頁213。
11. 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大亞灣馬鞭洲海權的爭奪戰，頁312。
12. 大亞灣馬鞭洲海權的爭奪戰，頁313。
13. 葉昌：獨立中隊海隊的組建及其活動，東縱、邊縱惠陽縣老戰士聯誼會編：《東縱戰鬥在惠陽》（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73。
14. 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15. 同前註。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
18. 《曾生回憶錄》，頁262-265；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19. 《曾生回憶錄》，頁265；《劉培先生訪問紀錄》；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20.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獨立中隊海隊的組建及其活動，頁170。
21. 《曾生回憶錄》，頁272-273；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22. 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
23. 大亞灣馬鞭洲海權的爭奪戰，頁313。
24.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

- 刊稿)；大亞灣馬鞭洲海權的爭奪戰，頁 314-320。
25. 大亞灣爭奪戰，頁 239。
 26. 劉培：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東縱戰鬥在惠陽》，頁 277。
 27. 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63。
 28. 《曾生回憶錄》，頁 352。
 29. 《曾生回憶錄》，頁 354；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63-264；獨立中隊海隊的組建及其活動，頁 174。
 30. 大亞灣爭奪戰，頁 240-243；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64-266；李強：夜襲澳頭港，《東縱戰鬥在惠陽》，頁 257。
 31. 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67；從茜坑、馬鞍嶺自衛隊到護航大隊戰鬥歷程（未刊稿）；《劉培先生訪問紀錄》。
 32. 陳達明先生提供資料。
 33.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
 34. 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68-269。
 35. 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69-270。
 36. 東江縱隊史編寫組：《東江縱隊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86。
 37. 護航大隊的建立及其鬥爭，頁 270。
 38.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
 39. 大亞灣爭奪戰，頁 243。
 40. 大亞灣爭奪戰，頁 244-245。
 41. 劉培：營救美國飛行員的經過，惠陽縣人民政府編：《大亞灣風雲》，頁 347-348；《劉培先生訪問紀錄》。
 42. 中央軍委關於華南根據地工作的指示（1944 年 7 月 5 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選集》（第 12 冊）（張家口：中共中央黨校，1986 年），頁 535-536。
 43. 《東江縱隊史》，頁 269-270。
 44. 《東江縱隊史》，頁 272。
 45. 《東江縱隊史》，頁 286。
 46. 《劉培先生訪問紀錄》。